

書叢料史

錄聞見亞利伯西

HUGO PORTISCH : 者作著
等 鼎 崇 游 : 者譯翻

書叢料史

錄聞見亞利伯西

HUGO PORTISCH：者作著

等 鼎 崇 游：者譯翻

748.285 (25-106)

西伯利亞見聞錄

Hugo Portisch : 著者
等 鼎 崇 游 : 譯者
司公限有份股業事化文明黎 : 出版者
司公限有份股業事化文明黎 : 發行所

號一二二段二路義信市北台

號九十四段一路南慶重市北台

樓大化文號七〇一路南森林市北台

部版出司公業事化文明黎 : 出版者
版出月二年一十六國民華中
版再月二十年三十六國民華中
版三月二年五十六國民華中

四幣台新 : 價定
號一六〇八一戶帳撥劃政郵
號五八一第字臺記登業事版出局聞新院政行

究必印翻 · 有所權版

引言

俄帝傾全力經營西伯利亞，其動機和陰謀，是顯而易見的。爲了準備未來在「西方」或在「東方」可能發生的核子或非核子傳統性大戰，俄帝繼其對烏拉山區工業中心的建立，又已將這廣漠無垠的「東方大陸」所蘊藏的豐富資源開發利用，形成了另一個遙相呼應的工業區，以圖增加其侵略世界的資本。

西伯利亞的大部分原是我國的舊土，由於清廷的腐敗，把大好河山拱手讓人。致使我東北、內外蒙古、新疆，俱暴露於敵人的威脅之下。俄帝在西伯利亞的一切作爲，對我們將來反攻復國戰爭，和光復大陸以後經營邊疆，整備國防俱有極深遠的影響，我們對此殊不可掉以輕心。

俄帝在這廣大荒漠處女地裏的活動，乃是在嚴密的封鎖與防範下進行的。近來外國報章雜誌雖有報導，但多屬斷簡零繇，語焉不詳。奧地利「信使日報」總編輯朴帝詩先生於一九六八年（民國五十七年）千方百計申請獲准赴西伯利亞訪問，歸來後，撰寫「西伯利亞見聞錄」一書，作有系統的報導，

烏拉山後的歐洲（代序）

有兩件事情促使我向蘇俄當局申請准予橫貫西伯利亞旅行一次，當我前次訪問蘇俄時，曾經到達高加索（Kaukasus）、喬治亞（Georgien）、烏茲別克（Usbekistan）、哈薩克（Kasachstan），當時就想去西伯利亞一遊，但未獲核准，也沒有人向我說明任何理由，當時一位俄國編輯試圖向我解釋，他說：「西伯利亞總有些特別，那兒的人不願見到西方記者。」

兩年後我到中國大陸，我訪問了中國東北（以前稱為滿洲）中共重要工業中心。工廠裏的機器都是俄國產品。那兒使人接二連三看到舊日殖民與拓荒的遺跡。我所搭乘的火車與鐵道是俄國工程師設計的，在二十年前，西伯利亞鐵路的終點還是旅順與大連，而不是邊境對面的海參威。

在長春城，好幾百共軍士兵與我一同下車，住在長春的四天晚上，我聽到共軍部隊長達數小時的行軍聲音，每天晚上在城郊總有實彈射擊，當我探問其中原由時，有人答復我說，這兒人們已身在邊境中，這是一個在北面和東面與俄國西伯利亞接壤的省份。

爾後，一位在北平的東方集團外交官對我說：「如果你能盡量接近邊境走一趟，你一定會在那兒經歷一些西方人所想像不到的事情。」根據我在長春以及在東北其他城市的經驗，我已經完全明白，那是一個武裝的邊境，祇是：邊境的那一邊，即蘇俄的西伯利亞那邊，不知情形究竟怎樣。

在一九六六—六七年間，毛俄的衝突已不再純粹是思想的衝突了。自從中共進行所謂「文化大革命」以來，它對蘇俄的攻擊已增強到如此的程度，若在往日，足使雙方進入戰爭狀態。在北平的蘇俄與其他東方集團的大使館，幾天甚至幾星期之久被示威者所圍困。蘇俄的外交人員受到困擾，並挨揍，他們的妻子，萬不得已而撤離時，真陷入「隔巷喊打」的苦境。在莫斯科，當中共學生在紅場示威，而俄國民兵企圖予以鎮壓時，也發生意外事件。

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兩個所謂共黨兄弟之邦，亦完全背道而馳。北平不斷以最嚴厲的言辭斥責俄國出賣革命的共產主義世界運動；又每當莫斯科與美國謀求諒解，以緩和世界問題的嚴重性時，中共的評論便掀起高潮，硬攻擊俄國和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共同勾結。

當一九六七年六月間中東危機發生，蘇俄總理柯錫金赴紐約參加聯合國會議時，中共就在同一日試爆第一顆氫彈，這是北平對柯錫金出席聯合國的「禮砲」。

除此以外，中共自從與莫斯科發生衝突後，又開始對蘇俄提出大量的領土要求，它聲明要收回阿穆爾省（其省會為伯力（Chabarowsk）），要收回烏蘇里省。這是今日對蘇俄極關重要的一個地區，其中含有太平洋沿岸三個重要的港口：海參威（Wladiwostok）、納霍德卡（Nachodka）與蘇維埃港（

Sowjetskaja Gawan)。最後它提出俄屬哈薩克，烏茲別克與其他原屬土耳其斯坦（Turkestan）而久爲中、俄與外蒙所爭執的地方。

很早以前，在五十年代之初，就有人預測（德國醫生斯塔林吉博士（Stalinger）曾經公開說過），中國總有一天會向西伯利亞突進；理由是：一個人口稠密的中國不可能與幾乎無人烟的西伯利亞相毗鄰而不想填補其中真空。

以上的預測，加上西方人對毛俄衝突的過度渲染，很快使西方人認爲毛俄的實力較量爲不可避免的事。中共的發展核子武器，現在甚至於發展氫彈，祇有加速這種情勢的實現。

在西伯利亞，我們是否可以發現與火熱的邊境，亦即明日的戰線，有何關係？關於這方面還沒有可靠的報導，傳說蘇俄的部隊曾經由歐洲調來亞洲，由東德調到西伯利亞，很多人在莫斯科聽到，中俄邊境的意外事件有增無已，並已經達到令人不快，甚至於危險叢生的程度。但這一切都祇是間接的報導，自從此一地區情況變得嚴重以後，蘇俄更有理由使西方的記者遠離中俄邊境。但正因如此，更使我想到要去西伯利亞旅行一次。但這次旅行的價值，不僅是調查邊境的狀況，這純粹是爲了迎合普通日報的需要而已；在我看來，比邊境狀況更爲重要的是西伯利亞本身的狀況。雖則在國際航路中，有蘇俄的航空機橫貫西伯利亞飛行；雖則有相當頻繁的陸地交通，使國際人士能搭乘西伯利亞鐵路旅行，但對於這一廣大無涯的大陸的發展却很少報導；這一地區，在地理上是屬於亞洲，但在政治與經濟上，則由一個歐洲的都市——莫斯科統治。

這一地區仍然是人烟稀少嗎？西伯利亞真是真空地帶嗎？

在西方，一提到西伯利亞這個名詞，就不免引起一連串聯想：冰天雪地，溫度在零下七十度，無窮盡的樹林，稱之爲「森林地帶」(Taiga)，致命的沼澤地與荒涼的苔蘚地，稱之爲「苔原地帶」(Tundra) 這是個無人甘心情願前往的地區，難怪沙皇和史太林同樣，把它當做唯一的大集中營而使用。成百萬被放逐的人向西伯利亞行進，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戰中，成百萬戰俘移往該地，其中很多即葬身於西伯利亞，那些僥倖生還的人，也將那兒俘虜的生活情形描寫得毛骨悚然；另一些在西伯利亞生活過得較好的人，則亦描述該地居民稀少，文化較歐洲爲落後，生活亦較爲艱苦，毫無疑義，這些描述都與事實相符，有很多人可作見證。

不過，俄國詩人與作家們的描述則與其大相逕庭，其中許多認爲西伯利亞乃是一塊福地，比歐洲部分的俄國較爲自由，甚至於更富有人情味。凡是未曾在那兒嘗過俘虜生活的人，對於西伯利亞人的友善好客都加以讚賞。他們愛好大地的自然景象，愛好深黑色的杉木與發亮的樺樹。是的，他們甚至愛好西伯利亞的冬天，那時氣候寒冷却乾燥；在那一望無際的白色的夜晚，完全平靜無風，巴斯特納克(Pasternak)書中的齊瓦哥醫生(Schivago)便是由含有敵意的莫斯科逃到西伯利亞的。

蘇俄報章若干年來對西伯利亞則又描繪出完全不同的景象：他們滿口談的是油管、高壓線、電力廠、礦產、新城市與新鐵路線。西伯利亞，由蘇俄政府看來，乃認爲是唯一一無二原料儲藏地。西伯利亞的面積有美國一個半大，論它的結構，論它的地理，論它的挑戰性，可算是一個新的「荒野西

部」，祇不過應稱之爲「荒野東部」而已。正如歐洲青年曾經一度被呼籲前往美國西部去一樣，蘇俄於近年來則鼓勵歐俄青年到東方去。

這一切考慮似乎使西伯利亞成爲一個大值得新聞記者前往採訪的地方，但今日若有人向蘇俄政府申請旅行證，那他必須詳細說明他希望到蘇俄境內何處旅行。在我的申請書中，我填了好些蘇俄城市的名稱，填了自新疆到中國沿中俄邊境若干地區，在我接到旅行證前，等了六個月之久，其原因也許在此。我的申請旅行，並非受蘇俄的邀請，相反的，我到達莫斯科後，爲了申請多訪問西伯利亞幾個地區，自己却曾煞費苦心。最後所以能得到許可，應歸功於蘇俄諾弗斯第（Novosibirsk）新聞社多方的努力，該社能爲外國記者辦理外匯現金支付業務，乃是最近的事，旅客應繳的費用如下：本人自用每日美金三十四元；由諾弗斯第新聞社派出的新聞伴遊者費用二十元及其每日費用十至二十元；以及全部飛機與火車票費。等到這些費用繳了以後，該新聞社才能開始突破存有疑心的蘇俄官僚對西方的旅行記者繼續不斷設置的各種障礙。

現在我們開始到佔有蘇俄全國面積三分之二的西伯利亞去旅行。蘇俄領土三分之二位於亞洲，西伯利亞在一九一七年才開始開發，那時祇有少數城市，居民也祇有幾百萬人。可是在我停留西伯利亞的最初幾天，就使我了解，蘇俄的真正財富正藏在這裏，蘇俄的經濟以及政治的前途將決定於此地，不再決定於歐俄。

常常有人帶着浪漫的情調對俄國人說，歐洲起自大西洋，終於烏拉山，而俄國人的態度則頗含蓄，

我對此現在已不再感到驚異，因為俄國人自己知道，對他們而言，今日的烏拉山已經位於此一龐大國家的中心點以西了。

無論在地理上、經濟上、政治上、或軍事上，俄國人認為歐洲與亞洲是沒有界限了。蘇俄的國境一直延伸到海參威、堪察加（Kamtschaka）、庫頁島（Sachalin）、白令海峽（Beringstrasse），而在北面則一直到北極地帶（Arktis），對俄國人而言，西伯利亞老就不再是亞洲的土地；又遠東，對我們而言，既非中國，亦非日本，而是非常重要而且日益繁榮的東部西伯利亞，它就政府機構與經濟而言，係屬於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就行政單元而言，它與莫斯科列寧格勒等量齊觀；另一方面，例如，基輔（Kiew）則不在俄羅斯，而在烏克蘭（Ukraine），特比利西（Tiflis）則在喬治亞。海參威位於一個俄羅斯省份內，在該省之內有面臨白令海的彼得羅巴夫洛夫斯基（Petropawlowsk），有庫頁島，有伯力，如有人說，這些是亞洲的城市，他使用的誠然是精確的地理上的名詞，但在這些城市中，我們却很少能找到亞洲人。因為住在那兒的是歐洲人——俄羅斯人、烏克蘭人、立陶宛人、拉脫維亞人（Moldawier）以及來自頓河（Don）與伏爾加河（Wolga）流域的人，他們或其父母，是出生於勒模堡（Lemberg），或諾弗哥羅（Nowogorod）。

當然，在蘇俄的這些地區也還有一百多萬各種亞洲民族的人，他們也是蘇俄公民，但與住在該地的歐洲人比較，則為數極少，有人估計約佔百分之五，也有人估計約佔百分之二，這就是說，這些民族並未沒落，並未完全消滅，但大部分由歐洲過來的移民，却讓他們成為為數極小的少數民族而

已。

雖則我到處詢問居民的人數以及歐洲人所佔的比例，可惜許多地方當局總說不出一個絕對可靠的數字，這種情形一向是蘇俄政府的特徵，若不是真的不知道，那就是故意不說。在舊的統計中，記載西伯利亞的人口數約爲兩千萬稍多，遠東地區的人口約爲五百萬。但是，僅僅將這些地區中最大城市的人口數加起來，就可得到上述的數字。後來我在莫斯科想借助一個官方機構，計算一下這些地區的確實人口，不久我們便算出總計爲六千到七千萬，這些從歐洲來的居民，大部分是最近十年、十五年，至多是二十年才遷移過來的，無論如何，今日在西伯利亞任何地方已經不容易遇到當地出生的土著，他們的祖先大部分仍是來自蘇俄的歐洲地區。

革命、內戰與歐俄的第一次工業化；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戰後蘇俄在歐洲地區的重建，使西伯利亞在蘇俄政權之下也仍然居於養子的地位。因此，對西伯利亞與遠東的新發現，根本上祇是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五年間的事。在每一個大工廠，每一所大學，每一地區，我總聽到以下這些熟稔的數字；在此地，西伯利亞或遠東，幾乎沒有任何新的事業，其建立的時間最久的，至多不過十五年，大部分祇是八年、五年或三年。

爲避免誤會起見，在西伯利亞與遠東，許多城市仍然採用舊地名，但是它們是在一百年、一百五十年、甚至三百年前建立的，其中若干已享譽於世，有些則僅僅與沙皇時代以及史太林時代的放逐與勞動營運在一起，因而遺臭於世。今日，蘇俄的刑罰可能還有將俘虜遣送到西伯利亞的荒涼地區去，

但我對此則一無所知，至少自一九五三年起，西伯利亞已不再成爲放逐之地了。

西伯利亞的面積，大如一個洲，比歐洲到烏拉山中間的地區還要大得多；蘇俄政府，尤其是蘇俄公民，已開始將其控制，其目的在開發迄今尙少接觸的地下資源與經濟力，並向森林地帶與苔原地帶移民。

美國國家地理學會曾於一九六七年出版了一種西伯利亞與俄屬遠東的地圖，其中僅以當時已知的地名與資料爲準，在這個地圖上幾乎沒有一點空白，處處地名密佈，在西伯利亞，有些地方公路與鐵路到處延伸，縱橫交錯，又飛機場也似乎隨處皆是。根據我的觀察與估計，蘇俄最近出現的奇蹟，乃是世界上在一個行政區管轄下的最大陸地的新發現、移民、開發與利用，這個陸地名之曰「西伯利亞」。

西歐有許多人認爲莫斯科的發現西伯利亞與遠東，乃是在毛共竊據中國大陸以後，因見此一亞洲毗鄰，既大而人口過密，乃深感戒懼而引起。但我們從歷史得知，沙皇時代已對西伯利亞與遠東省份若干地區，引爲憂患，又這些地區面對人口衆多的中國，能否永久予以保持，也表示懷疑。因此，在西伯利亞的歷史中，與中國的鬥爭經常佔有重要的地位。

我們可以想見，蘇俄領導階層在一九五〇年以後各年，特別對於此一方面已經深切注意。縱令我們承認西伯利亞首先因感受毛共的威脅而獲得其優先地位，但若謂蘇俄領導階層對西伯利亞所呈現的大好機會不會予以利用，則亦荒謬之見，這是說，西伯利亞的新發現與開發，縱然沒有毛共的出現，

也是必然之事，也許祇不過由於中共邊境的狀況而加速其進展而已。

不管如何，西伯利亞的中心問題是：那兒所需用的數十萬、數百萬人的來自何處？

爲了解決此一問題，蘇俄政府想了很多辦法。這些辦法固然不算怎麼獨出心裁，但也極有效果，其中例如對移居西伯利亞的人予以相當優厚的物質利益。但具有決定性的乃是科學與技術的發展。因爲今日這些地區，已不能像十八與十九世紀的北美洲一樣，僅僅運用邊防部隊與移民團就可開發得了的。但任何人要想在二十世紀後半期征服並開發一個大洲，必須採用能發揮科學與技術功用的方法方能奏效。

蘇俄曾經決定切實依此方針而行。它一方面將它的衛戍師與重裝備邊防部隊開到西伯利亞與中國的邊境上，並沿此築起最長的鐵幕，却也同時貫徹二十世紀最龐大的開發與殖民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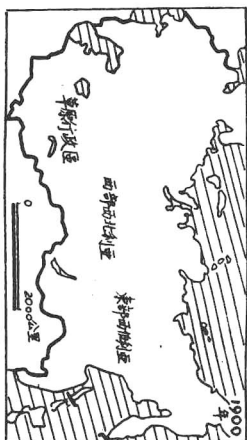
本書報導的着眼在以下兩方面：以軍事手段確保西伯利亞的安全以及由俄國完全控制西伯利亞，以供俄國之用。

在若干時間以前，俄國報章對中俄邊境的嚴重事件即已刊出最初的暗示。在那些報導中，首先談到的是面對新疆的哈薩克邊境。但到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才正式發佈，在遠東邊境烏蘇里江俄毛守軍曾經發生武裝衝突。毛軍企圖經由凍結的烏蘇里江河面向珍寶西島（Damjanski）突擊，但這次攻擊被俄國士兵在激烈的戰鬥中予以擊退。

本書讀者當會看得出，這次事件以及爾後繼續發生的事件，並無何新奇之處。沿哈薩克與西伯利

亞整個中俄邊境，類似的事件多年來早已發生過，新奇的是：蘇俄政府將武裝衝突的情形正式報導，而使全世界其他地方對於蘇俄面對毛共的最緊張局勢都可瞭然，在許多西方國家的蘇俄大使，甚至將詳細情形告知這些國家，它採取此種異乎尋常的措施，目的是讓非共國家瞭解蘇俄在遠東處境的困難。莫斯科為何會決心採取此一措施，頗有各種不同的推測。一方面有人認為蘇俄想藉此以爭取西方國家對它的同情，正好像它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佔領捷克以後所做的一樣；另一方面也有人認為，蘇俄想藉此影響當時匪黨即將召開的九全大會。姑承認其動機與時間及若干情勢有關，但事實仍然是：蘇俄採取此一行動乃首次正式顯示西伯利亞的最嚴重狀況。因此，毛俄衝突不僅是思想上的，也不僅是政治上的，它已將西伯利亞置於世界情勢的中心點了。

附圖一 蘇俄經濟地區劃分比較圖
(1900, 1921, 1947 與 1967 各年)



說明：在傳統時代，南美洲的行政中心的位置極其簡單：即南美洲的兩端，即南美洲的東部行政區與今日巴西的一部分，當時則屬於葡萄牙行政區，而西班牙的殖民地則由南美洲的西部行政區所管轄。如西班牙，南美洲行政區與西班牙行政區之間的中斷，為此所始。自那時起，該區與南美洲的界線。

目 錄

烏拉山後的歐洲（代序）

第一章 俄國的寵兒——科學城·····	〇〇一
第二章 森林地帶的電腦·····	〇二一
第三章 學者及其甜蜜的生活·····	〇三〇
第四章 新西伯利亞·····	〇三九
第五章 世界最大的電力廠·····	〇五五
第六章 西伯利亞的紅圍巾·····	〇六八
第七章 貝加爾湖的天然奇蹟·····	〇七九
第八章 生金蛋的母雞·····	〇九一
第九章 哥薩克進軍·····	一〇六
第十章 荒野東部·····	一一六
第十一章 俄國與中國遭遇·····	一三〇

第十二章	璦琿條約與北京條約	一四一
第十三章	生活在黃禍中	一五三
第十四章	冰上處決	一六一
第十五章	俄國人對毛共的看法	一六九
第十六章	黑龍江畔	一八〇
第十七章	物質利益鼓勵方案	一九二
第十八章	西伯利亞的日常生活	二〇三
第十九章	冰天雪地中的文化宮	二一九
第二十章	西伯利亞的教堂	二二六
第二十一章	俘虜與放逐之地	二三九
第二十二章	俄國人以毛共爲鑑	二五一
第二十三章	老虎與人參	二六六
第二十四章	搭乘西伯利亞火車旅行	二七七
第二十五章	突進到黃海	二八六
第二十六章	太平洋沿岸	二九八
第二十七章	對邊境火車站的襲擊	三一〇